

# 直落亚逸的岁月(上)

## 寒川(新加坡)

五十年代中我随母亲从金门南下，乘搭军机先到台北，再从台北转机，经暹罗（今之泰国）而抵达新加坡与父亲团聚。那时候从金门移民来新加坡的人很多，我所认识的一些金门籍乡亲，年龄与我相差不远的，例如陈佳模、林长鏢、卢振东、林再球，也都是在这个移民浪潮时过来狮城生活的。

那时，金门移民大都住在大坡的丝丝街、厦门街、文达街和直落亚逸街一带，这些是福建人聚居的地方。直落亚逸(Telok Ayer)，马来语即海湾之意，金门移民选择住在这里，是因为这和家乡都是小岛，习惯靠海生活有很大的关系。直落亚逸街与文达街交界处不远有座古老庙宇叫

天福宫（妈祖宫），建于1841年，除了是庙宇，它也曾是福建人的同乡会馆；是福建会馆的前身。1955年，在天福宫的前面，原本位于实登里街的崇福校舍拆建为福建会馆大厦竣工落成。

抵达新加坡后，翌年我即进入崇福学校接受启蒙教育。崇福学校原名崇福女校，创办人为当时的福建会馆监学王会议。1915年创办时，当时的校舍就设在天福宫内的崇文阁。1949年，崇福开始招收与本校有姐弟关系的男生。我在崇福学校念书时，先后在三个校舍，即直落亚逸街与厦门街路口的旧校舍、天福宫内崇文阁，以及福建会馆大厦上课。当时，崇福学校与爱同学校

分踞大厦两侧。据知，六十年代中，崇福的在籍学生人数已高达二千四百多人，教职员八十二名，是当时新加坡少数特大型，且又成绩优异的小学之一。

从住家到学校，不过几分钟的徒步路程；和我小六毕业后升入华中，要搭两趟巴士，还要步上三几分钟斜坡才能到达钟楼与课室，那种上下课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小六结业，我领到生平第一张证书，由新加坡福建会馆崇福女学校校长李培兰签署，时为1962年11月24日。这张粉红浅色的毕业证书，左边尚有枣红色约略可见“福建”字样的半壁印章，至今仍妥善地珍藏着。

我在前几年的成绩平平，直到五、六

年级最后那两年，才分别考到第二与第三名的好成绩，其他两名都是女生。那两年，级任袁运志老师还帶了我们首三名同学走路到不远处的桥南路世界书局各选购三本课外图书，作为成绩优异的奖励。这三本书，也跟随着我三次迁居，将近半个世纪却依然珍藏在书房里！

记得当时读书还要背诵课文，背不出的放学后都要留堂。我那时记性还不错，总能准时放学。六十年代初，电话并不普遍，电话费也很贵，一般家庭都没钱安装

电话。因此，我时常充当通报使者，逐一跑到三、五位要好同学的家通知他们的家长，不让他们担忧为何放学了孩子还没回家。

福建会馆大厦外非常热闹，除了食物摊、商店，还有两家小书店，一为胜华书局，另一为雷震书局。直落亚逸街右拐进入文达街的五脚基，则有一连环图书摊。那段日子，我总会省下零用钱，到书局买故事书，买美丽的中国邮票收藏，或租借连环图来看。我后来喜欢写文章，或许跟我小时候喜欢买



从住家到崇福学校，不过几分钟的徒步路程



小学三年级时在“天福宫”崇文阁上课



50年代中，母亲抱着我从金门南来新加坡与父亲团聚



20多岁时的父亲，英俊潇洒（摄于50年代初）



初抵狮城那年，二伯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三轮脚踏车